

DOI: 10.3969/J. ISSN. 1674-1471. 2014. 01. 017

“悬搁判断”下的诗歌意象诠释

——以庞德意象诗歌为例

李燕霞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外语系 广东 广州 510320)

摘要:“悬隔判断”是现象学的重要方法论,它意在通过事物现象的“悬隔”获得新的思维理解。意象是诗歌的精气神,它的恰当选取和内涵诠释都离不开诗人或诠释者的能动思维。以庞德诗歌意象为例探讨悬隔判断对于意象选取及诠释的意义,同时亦指出中国古典意象诗对庞德意象诗发展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悬隔判断;庞德意象诗;诠释

中图分类号: I1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471(2014)01-0079-04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Im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poche

——Taking Pounds' Image Poems as Examples

LI Yan-xia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Department, Guangzhou Panyu Polytechnic, Guangzhou 510320, China)

Abstract: Epoche is a very important methodology in phenomenology, which aims to get new ways of thinking and comprehension through the suspension of judgments and actions. As the essence of poetry, the sele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images couldn't be made without the dynamic thinking of poets or interpreters. This paper tends to explore the nature of Epoche and find out its true meaning to the sele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images taking Ezra Pound's poems as examples. It also points out that his image poems benefit from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Key words: Epoche; Pound's image poems; interpretation

“悬搁判断”是现象学引申而来的一种科学方法论,在哲学、美学、艺术等领域实践较充分。“悬隔判断”表面上是对引起争论的事物现象实行中止判断、中立化,但实质上是“悬隔”疑惑,顺其自然地做出顺应事物发展的“判断”。中西意象派诗歌以其错综复杂的意象而著称,诗歌意象被称之为“一种在一刹那间表现出来的理性与感性的集合体”,诠释诗歌时要把握其蕴涵的“情”、“景”、“意”和“志”。通过诠释者思维的“悬隔”,理性的“判断”,从而准确把握意象这种模糊而又无所不在的存在,融合客观形象与主观心灵的存在。本文从“悬隔判断”揭示的现象学实质出发,选取庞德意象诗来探

讨悬隔判断对于意象选取及诠释的意义,以探究中国古典意象诗对庞德意象诗发展提供的重要借鉴和影响。

一、诗歌意象的“悬搁判断”

(一)“悬隔判断”的源与流

“悬搁判断”作为一种哲学现象学的存在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怀疑论奠基人皮浪那里。它是怀疑主义的重要观点,是对可知论的批驳,后来逐渐成为哲学的一个重要方法论。谈及“悬隔判断”,不得不涉及它的源——现象学。现象学是一种通过“直接的认识”描述现象的研究方法,描述的是不同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资助项目(GD10CWW04)

收稿日期:2013-09-04

作者简介:李燕霞(1987-),女,江苏南通人,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助教,文学硕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和翻译诠释学。

于任何心理经验的“纯粹意识”,它更看重观看者本身的“个人视角”、“个人立场”和“个人想象”。后被伽达默尔阐释学发展为“前见”和“偏见”。如果你认为现象学仅仅是喊出了“直觉”、“直观”的口号的话,那么就错了。它的魅力在于开发运用这样的直觉、直观去观察事实的方法论,“悬隔判断”便这样应运而生。从方法和发生的机制这个角度来看,“悬隔判断”则是现象学的核心精神。“悬搁”的意思是中止,既不肯定,也不否定。悬隔之后,人进入陌生而原始的情意状态,再面向事实作出个人的直觉、假设和想象,由此进入所谓“回到事情本身”的“判断”。

现实生活中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电视剧中经常出现“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的字眼。它要求你面对这样的文艺作品时,脑海里要“悬隔”原来拥有的概念、观点,然后再完全进入所构造的故事情节中去。有人要问:我已经摒弃了以前的“概念”,这样就能够进入到建构的丰富多姿的情节体验中去了么?答案是肯定的。尽管现象学悬隔了传统的方法,你脑中固有的“概念”暂时消失,但你还有“思想”,还有“想象”和“回忆”,胡塞尔就此提出了返回“生活世界”这个方法。因为人的记忆错综复杂,能够提供各种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对象形式和被给予形式,并且通过“思想”、“想象”和“回忆”等形式将之实现。

汉斯-莱纳·赛普认为“在悬置活动中,对世界的中止并不意味着对它的实体性取消,不是对世界的否定,而是对存在的主体性信仰的中性化,也就是说,世界的设置仍然作为对象性的东西保留下来了”。^[1]由此可知,现象学的“悬隔判断”并不是否认世界的存在,而是在摒除原有世界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胡塞尔和汉斯-莱纳·赛普所持这些观点的实质是要我们以全新的态度和方式搁置原有观念,对我们的思维世界进行拓展。它既是对传统束缚的解放,又是禁锢解脱基础上的“金蝉脱壳”。“以此表达对未经严格的理论探究而相信事实存在的常识和日常经验的不信任……它作为一种系统的哲学方法,在哲学、美学、艺术等领域产生了持久而广泛的影响”。^[2]“悬搁判断”的方法论运用到意象派诗歌中,指导诗人面对错综复杂的意象时,“悬搁”各种意象的疑惑,在真正的怀疑中不断探究,不终结于一个肯定或否定的结论,顺应事情的自然发展,经过时间实践再“判断”,做出最终的选择。

(二) 思维悬隔与意象选取

意象,顾名思义是“意”与“象”的结合,此处的“意”带有中国传统文化色彩和思维方式,不同于写文章作画的“立意”、“写意”。它是蕴有一种含蓄,带有一种隐晦,达到一种神秘的幽远“境界”。而“象”则取自《周易·系辞》中“观物取象”、“立象以尽意”,后被诗学借鉴并引申,指诗歌中具体可感知的事物。这两个特征决定了不论是中国古典诗歌还是西方意象派诗歌,都能以蒙太奇式的方式描绘出来。西方意象派诗歌就以“极简蕴涵极繁,并且具有画面感”的写作宗旨创作诗歌。

美国诗人、评论家艾斯拉·庞德,是西方意象派诗歌的代表人物。他创作著名的意象派名作 *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 的过程正是“悬搁判断”在意象选择上的真实再现:

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

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
Petals on a wet, black bough.

这首诗短短两行、14 个字,是一首单一意象诗(one-image poem)。作者根据他在巴黎协和广场地铁站的印象写成。诗虽短,只有如日本俳句式的诗句,但据记载,诗人最后落笔定稿此诗前,却经过相当一段时间地酝酿、推敲。从最初三十行加工成了这简短的两行,真可谓字字经典。当初地铁站的意象只是一个外界客观事物射入脑海化作一个内部主观的东西。对于如何抓住那一瞬间的精彩,并用精炼的语言将之描绘,值得反复推敲。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地铁站那一张张脸,充其量是拥有或笑或哭,或快乐或悲伤表情的客观物体。然而独具慧眼的诗人——庞德,撇开常人的呆板定向,独辟蹊径地“悬搁”思维,抓住“脸”瞬间的意象,一遍遍地回想。庞德“通过悬隔一无损失,精神世界依然存在,自然世界依然存在,但他却由此获得了一种新的经验方式,思维方式和理解方式,可以在世界之上来观察世界,获得真正的自由。通过悬隔,世界成为我的世界,成为现象”。^[3]由此,自然思维中那完全没有交集的两个意象在“悬隔”状态中慢慢地被排除、否认,“这样的悬隔不是为了否认、怀疑或排除实在而进行悬隔,它不过是改变某种对实在的教学态度,使人们能更直接地面对事物的显现”。^[4]至此,自然思维中“幽灵”的恐惧、压抑与“桃花”的妖艳、红灿不再毫无关联。它们在庞德所营造出的超然的哲学境界中达到两者的交融,最后以其简约的形式、柔美的乐感、溢彩的文字将地铁站的情景别具一格地完美呈现。

“Petals on a wet, black bough.”这句中,以湿润的黑色树枝上(black bough)挂着的花瓣(petals on a wet)来比喻他眼前所闪现的脸,折射出诗人令人折服的想象力。“悬搁”当初点点滴滴的灵感,待时间润色丰富,再“判断”出最适合诗歌情韵的意象。这一切都是在心灵与外界契合的状态下发生的。平静中见超然,凝神静气中现出“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微”的中国道家无为思想。正是进入了虚空淳朴的状态,才会体察到世界万物“道可道,非常道”的玄妙之处,将《在地铁站内》这首诗形象刻画。

二、诗歌诠释之“悬搁”与“判断”

诗歌中的意象是客观物象经过诗人的感情活动被创造出来的,是一种富于更多的主观色彩、迥异于生活原态而能为人所感知的具体艺术形象。上文提到诗人创作诗歌、选择意象要讲究时间与心境的“悬搁”、“判断”,那么作为诠释者,是否需要进入作者诗歌营造的境地,“悬搁”初次面对诗歌意象时的困惑,待心境平和,再进入作者虚空淳朴的状态做出“判断”呢。笔者认为诗人作诗“悬搁判断”时的心境应与诠释者诠释诗“悬搁判断”的心境是一致的。鉴赏判断的心境最能见出现象学悬隔判断的美学意义:“人只想知道:是否单纯事物的表象在我心里就夹杂着快感,尽管我对于这里所表象的事物的存在绝不感兴趣。人们容易看出:如果说一个对象是美的,以此来证明我有鉴赏力,关键是系于我自己心里从这个表象看出什么来,而不是系于这个事物的存在”。^[2]

布伦塔诺认为“在感知中有某物被感知,在图像表象中有某物形象的被表象,在陈述、在爱、在恨”。^[4]任何一种心理现象都可以通过对象的意象性存在而存在,它们也都含有作为客观的某物,尽管不是以同样的方式。比如诠释诗歌,需从纷繁的风格、独特的意境、凝练的文字以及形象的艺术手法四方面入手。因为这些因素的复杂,造就了诗歌比其他艺术形式更具表现力,在诠释时容易引起困惑,难以捕捉诗人心灵与外界事物相融的那一刹那的感悟与激动。尤其当诗歌并非采取直抒胸臆、迂回表达时,更容易让诠释者进入迷糊境地。可是现象学的感知事物也都作为客观事物而存在,只是被表象而已。因而“悬隔”心境,透过“雾里看花”的现象,“判断”本质显得尤为重要。

随着世界文化的融合,尤其是中国古典诗歌理

论西传,使得西方意象派诗歌呈现出中国古典诗歌的特点。“充盈着浓郁的‘意’、‘象’特征的古典诗歌传入西方,给国外诗坛带去了全新的气息,一些诗人如饥似渴地阅读、翻译中国古典诗歌,并模仿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手法”。^[5]因而诠释时,中国古典意象诗歌的神秘而独特的意象群也能在西方诗歌中找到影子,以庞德诗歌最为典型。诗人庞德往往能根据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境,新奇地创造或模仿一个或一群“意象”,含蓄地抒发自己的情感。如《诗章》第49章:

Rain; empty river; a voyage,

雨;空江;在旅途;

Fire from frozen cloud, heavy rain in the twilight

冷云闪烁,夕暮逢大雨,

Under the cabin roof was one lantern.

屋檐下挂着一个灯笼。

The reeds are heavy; bent;

芦苇沉沉;垂首;

and the bamboos speak as if weeping.

翠竹如诉如泣。(梁秉钧译)

初读这些优美的诗,往往会被诗歌表现出的独特意境而叹服,进而产生困惑。“雨”、“空江”、“旅人”、“灯笼”、“夕暮”这些在中国文化里的特定意象,都有特别的涵义。“旅人”给人孤独寂寞之感,“夕暮”也表示萧条落败的情景,诸如“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西方诗歌的这些意象是否具有相同的内涵呢?“芦苇沉沉;垂首;翠竹如诉如泣”,芦苇萧条,竹林密语的低诉的意境,似乎也只存在于特定的中国文化里。对于这样的情况,读者唯一能做的可能就是“悬搁”,将这些看似清新、带有异国风味的语言困惑暂且搁置,带着怀疑主义的态度,慢慢进入一种自然平和的心境。通过时间沉淀,再仔细研读,慢慢地将所出现的独特意境与生活中的实践场景靠拢。这样的“悬隔”“导致了对实在的一种态度转变,而非对实在的排除”。^[6]

最后,读者在了解作者生平背景的情况下,暂时搁置的意象与史学的交融,读者会慢慢体味出,庞德作为“中国诗迷”,其作品自然而然会借鉴中国元素,中国古典诗歌字数精炼,意象密集,“意象派诗人借鉴了中国古诗的意象特征,但是他们在处理意象关系的时候,依据的是西方画家的定点视角,即焦点透视法,突出中心意象”。^[7]梁秉钧先生的译文很好地验证了这一点。英文诗33个字表现了9个意象,中译本也寥寥36个字与中译本呼应,表达了

“先自空江易断魂,冻云沾雨湿黄昏”、“西风剪出暮天霞,万顷烟波浴桂华。渔笛不知羁客恨,直吹寒影过芦花”这样意境深远的独特中国情调。

读者在了解作者生平背景的基础下,将庞德诗歌中描绘的意境“判断”成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境,最后再用中文式诗画的古典语言将其诠释,效果明显好得多。正是作者对这番天籁物象的精心选择使读者仿佛置身于意象诗展现的那种迷漫而幽远的微妙、“情喻渊深,动无虚散”的空灵之中。诠释此类诗歌时,也应在“悬搁”的心境平和的超然状态下,将诗歌语言、思想所含韵味联合史实加以融合,再通过时间的加工,做出符合真理的“判断”。一言以蔽之,“悬搁”思想,假以时间思索,再理性“判断”。

三、结语

诗歌意象是诗人言在此意在彼,写景则借景抒情,咏物则托物言志抒情产生的。这里所写之“景”、所咏之“物”,即为客观之“象”;借景所抒之“情”,咏物所言之“志”,即为主观之“意”;“象”与“意”的完美结合,才是“意象”。西方意象派诗歌深受其影响,因此不论是创作还是诠释意象诗歌,都需

要借助现象学的“悬搁判断”,为诗歌理解插上“直觉”、“想象”和“思想”的翅膀,即理解诠释诗歌不应盲目地就诗论诗,而应平心静气,“悬隔”理解的困惑,浅啜细品,待时间与实践的考验佐证之后,再把握诗歌的内容,进入诗歌的意境,感知诗人的情感,最后对诗歌意象的寓意做出“判断”。

参考文献:

- [1] 汉斯·莱纳·赛普. 存在、世界和人[M]//中国现象学哲学与评论(第2集)[G].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153.
- [2] 张永清. 现象学悬隔在美学和艺术领域中的方法论文效应[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4):147-151.
- [3] 张汝伦. 德国哲学十论[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121.
- [4] 宋羿. 胡塞尔现象学对美学研究的影响[D]. 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6:19.
- [5] 刘岩. 论中国古典诗歌对英美意象派诗歌的影响[J]. 中国文化研究,1995(8):124-131.
- [6] 丹·扎哈维. 胡塞尔现象学[M]. 李忠伟,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114.
- [7] 罗郎. 意象的中西合奏与变——庞德意象主义诗歌和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差异研究[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5):69-73.

(上接第64页)

- [10] 马克斯·韦伯. 学术与政治[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 [11] 刘熙瑞. 中国公共管理:概念及基本框架[J]. 中国行政管理,2005(7):21-25.
- [12] 陈弱水. 公共意识与中国文化[M].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 [13] 王乐夫,陈干全. 公共性:公共管理研究的基础和核心[J]. 社会科学,2003(4):67-74.
- [14] 张成福. 公共行政的“公共精神”——兼对主流公共行政理论及其实践的反思[J]. 中国行政管理,2005(5):15-17.
- [15] 许倬云. 大国霸业的兴衰[M].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2.